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二回 娶皇妃更聯美眷

詩曰：靖國功成拜列侯，江陵女爵德全優。天顏咫尺恩深眷，貞靜幽閒配冕旒。

話說廿四名宮女擁出娘娘，早有堂官內都監統率一眾宮官一齊跪倒，把龍盤繡袱中包著的金螭虎紐、中宮玉璽獻將上來。兩個迎親的采女跪了一跪，恭恭敬敬奉上娘娘。

王后端然接過來，退行七步跪塵埃。金蓮軟踏在紅氍，玉印高擎翠袖抬。頓首三呼朝北闕，謝恩已畢起身來。仍將寶璽交宮女，相遞欵差內監懷。拜印完時王后出，掌宮官，一聲吆喝就分排。

呀：教坊奏樂，內監抬車，娘娘就此起駕。

一聲傳喚應齊齊，抬入金根玉轎車。頃刻大張紅錦帳，閒人迴避不能窺。宮娥忙亂扶王后，內侍來伺枕風輿。皇甫娘娘登了輦，教坊司，大吹音樂起香車。只見那，仙樂三吹放正門，金根寶輦在中行。宮宮脂粉明霞彩，曲曲黃羅陣陣雲。六部九卿行國禮，宮娥內監叫平身。一聲起駕街則靜，十里花棚浩浩行。御樂飄音輕縹渺，宣燈照道影沉沉。娘娘端坐漫天帳，點首嗟吁三兩聲。

咳！這是祖宗的餘德，天子的洪恩。

江陵歸夢果無差，今日承恩侍翠華。儔侶豈於山寨內，姻緣卻在帝王家。可奇可幸還可喜，奴定把，賢後之名萬古誇。皇甫娘娘心暗想，春風映面泛桃花。寅牌時候鑾車到，掌堂官，捧寶先行奉翠華。

啟萬歲皇爺得知：娘娘迎到，乞聖旨定奪。

風流帝主面含春，聖旨飛宣新貴人。皇甫娘娘隨召入，宮妃簇擁謁金門。上階先用君臣禮，紅錦兜頭跪在塵。天子心歡忙下座，親提翠袖叫平身。中宮王后方才起，香案排齊奏一聲。

啟萬歲爺，早參天地，卯刻良辰到了。

君王含笑正龍袍，相共娘娘立一氍。拜過天來參過地，王爺國母對相交。報聲太后娘娘至，帝王欣然欠體邀。太后下車升玉殿，慈顏大悅贊聲高。

啊唷妙呀！好一對夫妻！

君王與後一齊參，玉鑾鏘展拜前。太后娘娘心內喜，親身下座就相攙。連稱難得偕佳偶，願官家，夫婦相和一百年。見了上宮王太后，又來各院眾紅顏。但見那，珍珠簾■叮嚕響，似玉如花跪幾行。宛轉鶯聲呼萬歲，飛揚鳳袂拜娘娘。新婚帝後同傳免，采女宮官入唱將。合殿拜完音樂起，笙歌相送入昭陽。坐床撒帳挑紅錦，合盞交杯捧玉觴。婚禮行完天子出，傳呼賜宴孟和梁。二公謝聖方才轉，已見那，宮樹朦朧送夕陽。

卻說其時天色已晚，元主在萬壽宮陪侍太后。皇甫娘娘坐於紅羅帳內，有那一班宮娥采女侍立兩旁。

一自娘娘依鳳幃，人人舉目暗偷窺。盡言勝似劉皇后，獨佔宮花第一魁。王后端然床上坐，想一想，省親大禮卻須為。

啊，眾妃子，可為我在前引道，往萬壽宮省親。

眾妃應諾在前行，低喚宮人快秉燈。王后起來先正袂，丁丁環■下宮門。兩班采女擎龍扇，各院宮娥款鳳裙。一到上宮快入奏，諸妃扶後就升庭。娘娘進步忙行禮，垂袖低低說省昏。在側君王心內喜，居中太后口含春。和容悅色忙扶起，連叫中宮快起身。皇甫娘娘方禮畢，中宮取椅設西橫。宮娥回首一移去，面對王爺太妄尊。語罷慙慙先告罪，這娘娘，鸞綉一欠坐花墩。君王含笑深憐愛，太后感歡亦贊稱。

啊，官家，這乃新王后的敬君大禮。

風流天子應聲知，太后欣然出訓辭。皇甫娘娘忙坐近，老太后，慈顏不喜備言之。中宮呀，爾本閨中一俊英，全忠全孝有聲名。如今敕立昭陽後，須得般般據理行。外助何能如內佐，宮闈不比在軍營。莫存私見偏親族，須把良言勸主君。休恃朝廷宜守禮，母儀天下要修身。當年劉后多仁政，今日中宮須美名。陰德盛時無月蝕，乾坤感化見分明。爾如效得貞觀後，皇甫門楣即長新。太后言完三太息，中宮聽訓說尊行。於時王后稱安置，聖上輕車就轉行。一眾嬪妃齊送到，娘娘回首便開聲，

啊，貴妃們，回宮去罷。

一眾嬌娥即下廊，各回宮院不須詳。娘娘步入昭陽殿，宮女圍隨進洞房。忽報一聲鑾駕至，中宮含愧接君王。紗燈一閃開宮扇，天子離車竟進房。喜色相扶新國後，幽情轉念舊昭陽。

咳！劉后呀！

可憐去歲爾亡身，過眼昭陽又一春。今日公然更氣象，洞房花燭喚新人。風流天子心悲喜，扶起娘娘入寢門。宮女下簾呈細茗，君王未寢且消停。只見那，寢宮富貴好春光，燭影分紅上綠窗。王后坐於龍榻上，果然美麗不尋常。君王細把中宮看，美貌真稱世絕雙。但見她，珠冠低叩花容冶，寶帶斜懸玉體妝。鳳眼如凝秋水碧，蛾眉似畫遠山青。妖嬈態度憑龍榻，端重姿容有鳳章。比並勝於劉國後，為儔只許衛紅妝。少年天子凝眸視，不覺觀消在洞房。

啊唷妙呀！好一個新王后！

朕躬幸得此嬋娟，不枉為君在少年。可惜勇娥歸別姓，不然也在朕躬前。深宮好夢連宵續，錦帳春風永夜歡。此夜先同王后臥，來朝再共后妃眠。惜她已屬江侯府，未許雙花供御前。

咳！此之謂人心不足。

已得傾城一女郎，何須再念那紅妝。今宵立下新王后，朕必要，滿月方離此洞房。元主暗思含笑問，御妻何不去濃妝？君臣此夕成夫婦，為甚麼，冠帶森嚴坐在床？王后聞言紅粉面，玉軀微欠道端詳。

陛下呀！

臣妾叨恩立正宮，今惟救命是依從。未得主上傳宣過，如何敢，擅卸冠袍慢聖容？太后訓言臣妾受，事君惟盡一心忠。少年天子心歡悅，笑執香尖叫正宮。

啊唷，寡人有幸得此賢德中宮。

御妻就此卸珠冠，莫誤良宵早早眠。明日寡人如晏起，朝中文武必多言。御妻速就巫山夢，免得朕，坐對良宵脈脈然。言訖含歡攜玉手，娘娘立起就除冠。分開絡索花容畔，卸下簪釵寶髻間。粉面映燈嬌冶冶，春尖掠鬢影纖纖。濃妝一卸花冠現，元天子，笑視花容愛又憐。

妙呀，真不愧南威之貌，西子之容。

君王言訖笑融融，手挽娘娘入幔中。花燭已消窗影暗，洞房初掩瑞香濃。鴛鴦並枕恩情重，龍風羅幃歡愛同。萬種幽情言不盡，一宵好夢樂無窮。於時帝後偕佳偶，早不覺，曙色當窗動曉風。

話說平明時候，皇后早起梳洗，已有宮女們齊齊伏侍。

娘娘臨鏡正宮妝，翠黛輕描兩道長。風襖披來腰窈窕，龍裙係處步端詳。更衣完畢催天子，帝王含歡下御床。少刻諸妃來進謁，娘娘命坐飲茶湯。問安太后俱完訖，聖駕離宮坐輦行。

話說天子駕臨便殿，即有武憲王父子謝恩，並及諸大臣們上表恭賀。散朝之際，遂有皇甫夫人，帶同衛勇娥、尹蘭臺一同進宮

問候。只尹小姐牽掛著表姐，又要看看內院三宮，隨了姑娘一同進來。

一進金門玉戶前，漸齊齊，排班立著等玉宣。宮娥內侍皆趨奉，太郡王妃口口連。同入昭陽忙啟奏，掌宮官，倒身一跪近珠簾。

啟萬歲娘娘得知，外面有皇甫太郡王妃，奇英伯衛勇娥，及娘娘的表妹尹蘭臺，皆在宮門外候安，乞旨定奪。

王后聞言未及雲，少年天子面含春。既然太郡王姨至，召入昭陽正院門。內監應聲忙下旨，尹良貞，當時引眾進宮門。王妃進裡前行禮，女伯低頭後見君。尹氏千金初面聖，她一般，揚塵舞蹈不心驚。九重帝後齊傳免，宮女開簾向外迎。太郡王姨齊進殿，娘娘側坐便抬身。籠翠袖，款湘裙，相見娘娘姊妹們。粉面微紅嬌帶愧，回呼采女設花墩。太郡蘭臺和女伯，一齊告罪坐西邊。風流天子微含笑，龍目頻觀二美人。看過勇娥觀尹氏，天顏微笑就開聲。

啊表皇姨，爾與中宮道喜麼？

自家姐妹必情濃，今後何妨常入宮。後在內庭應氣悶，此來骨肉可頻逢。

王姨呀！

爾和女伯進昭陽，好與中宮敘曲腸。姨等清姿非虢國，朕雖年少豈明皇。至親理合頻相會，常去常來也不妨。元帝成宗言訖笑，二佳人，羞紅齊上雪腮邊。朝廷略坐抬身起，王后慇懃送駕行。太郡正衣忙立起，上宮又請老娘娘。賜茶留坐須更候，太后相同敘敘常。此處長華皇甫後，卻同姊妹在昭陽。蘭臺小姐花墩坐，回視宮娥暗贊揚。四壁無塵龍影動，門簷有彩鳳飛翔。珠簾不捲千紋亂，寶鼎高排一縷香。大殿深深秋色暗，高宮迴迴午生涼。錦衣內侍排前院，翠袖宮娥列兩行。東首九龍金角椅，高高寶位坐娘娘。果然宮內威儀大，氣象鮮明出異常。小姐觀瞻心暗贊，四眸低問衛紅妝。此間諒必昭陽殿，未識何方是寢房？女伯點頭忙啟口，花容含笑叫娘娘。寢宮未知存何處，可許臣們看看房？皇后聞言微帶笑，起身先向寢宮行。蘭臺女伯同隨後，步入珠簾看細詳。真是豪華佳擺設，果然富貴好風光。麒麟繡幔飄飄影，翡翠羅衾細細香。寶鼎高陳青玉案，金帷深鎖碧紗窗。奇珍異物般般有，海樹瑤瓶件件張。看罷齊齊稱好景，果然富貴重君王。娘娘便令俱寬坐，自己消停倚御床。太后移時來正院，深宮圍坐說衷腸。王妃執著中宮手，附耳低低細問詳。昨日進宮安逸否，諸妃可肯敬昭陽？君王應在中宮歇，情性評來良不良？王后聽言紅了面，鶯聲微吐告萱堂。細將昨日如何事，悄悄低低訴與娘。又道君王情性好，量來容易掌昭陽。王妃點首連稱是，母女談心坐御床。少刻殿中筵席上，宮娥笑請飲羹湯。王妃宴罷辭君後，衛女蘭臺也起將。帝命中宮須異寶，賜與那，勇娥尹女二嬌妝。於時太郡王妃出，從此後，天子風流戀洞房。

卻說元天子自從納了中宮，實十分歡悅，也顧不得有疏朝政了。

新婚十日不離宮，夜夜風流意更濃。常在宮佈尋雅趣，每題詩句贊花容。圍棋對著傾珠酒，琴瑟相和倚玉龍。朝罷惟傳臨正院，夜闌全不宿偏宮。諸姬側立微含怒，也只為，劉后當年一樣同。天子少年惟戀戀，娘娘不悅失歡容。曾思雖受君王寵，論理還應諫聖躬。要學長孫賢後德，慇懃操守在深宮。娘娘主意安排定，專候乘機讓帝王。正在心中來暗想，內宮早報駕臨宮。

卻說娘娘正在躊躇，忽報萬歲爺到，皇甫後忙把治妝收下，換了一身素淡衣裙。

娘娘素服出宮門，跪挽轎車阻聖君。長髻高盤釵不帶，羅衫淡罩■無聲。屈腰俯地飛長帶，素手推車表隱情。緩緩說聲欲待罪，花容慘淡不抬身。君王驚得呆了呆，跳下龍車叫一聲。

啊唷御妻，你為何待罪？

新婚十日禮無偏，怎效周官又脫簪？朕況未嘗疏國政，何須待罪在車前？王爺說罷忙忙挽，國後低頭又進言。陛下呀，臣妾來宮已一句，君王寵渥本殊深。一人得寵諸人怨，內助無功外助傾。況復朝廷非此比，連看奏本不經心。入宮旬日與仁政，臣妾已，中外傳揚不美名。今日我王來相幸，長華不敢欺明君。六宮佳麗諸妃少，豈可加恩在一人。伏乞我王依妾諫，從今凡事要英明。朝中政事宜須治，宮內恩榮也要勻。臣妾若，外少清名內有，就應該，昭陽虛位待賢人。如蒙陛下週全安，還可修身己立名。惟願君王心俯恤，長華肺腑感深思。中宮諫罷淒然泣，元帝成宗抱愧心。御手相扶皇甫後，連聲歎息一邊雲。

咳！國家有幸，朕不能如太宗唐皇，倒有了個長華王后。

御妻如此有何愆？中宮應知爾獨賢。既恐立身無大德，寡人豈敢不週全。朕躬就此憑卿奏，惟願夫妻共百年。天子說完連執手，娘娘欣喜就開顏。君王只得登龍輦，又幸東西二院間。王后方才除素服，昭陽獨處甚心歡。挽車一諫君王后，果然那，哲後名聲頃刻傳。

話說皇甫後一自進言之後，元天子國政不苟，宮闈大治。又且中宮恭敬太后，君王下恤妃嬪，宮監就把那挽車進諫的芳名，聞於中外。皇甫敬聞知，大喜道：壯哉！不愧吾家好女。如今可無他憂矣。

皇甫全家喜氣多，一雙父子拜親王。家生好女為王后，外戚居朝外有光。車馬填門真極顯，官員集府果非常。此時立了新王后，氣象光昌分外揚。暫住長華為後事，且談攀鳳一崔郎。

話說崔攀鳳，繼娶梅雪貞已懷身孕。其時值皇太后萬壽，且又新平朝鮮外國，因歡喜之際下一道聖旨，要出恩科。崔攀鳳聞知此信，就有個功名的指望。

自思籍貫在雲南，身走科場已兩回。文字雖佳珠暗擲，闈官俱是性狼貪。如今既值恩科出，須趕功名趁少年。不如早為捐了監，鄉場難中上都間。岳翁現在為侯職，或有提攜事可全。若得秋闈真中式，也堪光彩耀門闈。崔郎主意安排安，作急調停把監捐。擇定良辰先打點，至期立刻別慈萱。叮吟娘子須珍重，又囑慈親好照看。留戀片時分了首，秋風匹馬上長安。家奴伏侍多輕便，七月臨都轉眼間。指望岳翁相照應，誰知早已下牢監。崔郎至此茫無措，骨肉關心也淚漣。尋下寓時安頓畢，自家便服就探監。牢中用度般般有，入見劉侯認泰山。但說完姻婚郡主，不提梅氏女嬋娟。只因太郡曾相囑，故此崔生未敢言。國丈危中逢女婿，看他文雅也欣然。坐談片刻方才別，國丈叮嚀三兩番。一女終身惟靠你，早登雲路做高官。崔生受訓連聲諾，灑淚而行出了監。回到寓中勤苦讀，十分用意看書篇。只因已沒劉侯勢，難說人情俱靠天。元主於時差主試，就點了，保和學士少年官。明堂鄴相承君命，八月初頭入了簾。一眾才人齊入試，分題已畢見新文。崔郎進號心中喜，抖抖精神就寫文。惟願早登雲路去，以圖連接顯門閭。漫言納監崔公子，且把華亭伯爵言。

話說華亭伯住居尹府，雖然飲食豐盈，舉動甚為不便。意欲速造府第，難得落成。正在躊躇間，適有一所空房出賣，衛煥就將御賜銀兩立券買成。

不造新房買了房，其間妝點也非常。高廳大廈皆雕檻，繡閣書齋亦畫梁。側有花園多美景，亭台樓館好尋芳。一處處，紅橋遠接波光激；幾層層，畫閣微遮樹色蒼。新宅風光言不盡，果然是，公侯氣宇好門牆。華亭伯爵心歡悅，擇定良期要起行。並共亭山諸寶眷，一齊俱到買來房。預先說定同收拾，若到臨期好共行。當下勇娥心內想，不如早早議鸞鳳。勇彪繼弟年華少，尹府千金性謙良。若得娶她為弟婦，蘋蘩有主可寬腸。何如趁此先求允，免得移居又費商。女伯心中存生意，就將此語告乾娘。王妃點首連稱好，待我乘機說合將。這日良貞留了意，閒同弟婦訴衷腸。蘭臺小姐奇英伯，坐聽談心也在堂。只見王妃移近椅，竟將那，提親一事說端詳。弟婦呀，姪女芳年正妙齡，標梅時候好成婚。衛郎年少猶無偶，難得他，已拜京營都總兵。若許蘭臺賢姪女，過門就可做夫人。勇娥繼女心中願，轉達尊前托妾身。弟婦若然應允了，兩家情願就聯姻。王妃之說方才華，女伯含歡立起身。進步慇懃求見允，舅爹舅母可垂青。奴家已繼王妃下，堂弟排來也算甥。如若叨蒙垂顧盼，這就是，天公配定好婚姻。堂無繼母惟家父，愛媳疼兒必必深。況復此人才貌美，一歸有益我家門。原知舍弟高攀甚，求只求，且看乾娘面上情。女伯含歡言到此，尹公夫婦就應承。

啊，原來如此。這也是一段極妙的好姻緣了。

且過移居得了閒，那時緩緩論姻緣。媒人就擬姑父做，這段良緣必要全。言訖一齊觀愛女，蘭臺小姐帶羞顏。王妃見允心中悅，女伯聞言心上歡。斂袖深深先致謝，准於改日就行盤。當時女伯通知父，衛煥聞知也喜歡。一切箱籠管運畢，尹公又擺錢行筵。勇娥相共蘭臺女，甚覺依依割捨難。一到次朝車早備，齊齊相謝要移搬。尹公夫婦慇懃送，皇甫王妃就上軒。後擁前呼離尹府，齊到了，華亭伯爵衙門。

卻說華亭伯父女同了皇甫敬的家眷，齊到新居。這所吉房也是尹衙一般，分作東西二院，武憲王家眷住西邊。

合門吉慶喜非凡，只見那，賀客紛紛又共臨。三兩日中鋪設好，安排要定女千金。仲冬一日先行聘，十月初三就做親。擇下日期忙整備，亭山便是執柯人。至期衛煥行盤禮，各色豐盈不必雲。武憲王爺為作伐，來回款待極慇懃。於是只等完婚配，這一個，尹氏千金屬衛門。豪傑勇彪心暗喜，深欣配偶得才人。吉期十月初三日，好就鸞交鳳友婚。慢表衛家行了聘，且談主試取佳文。明堂奉旨挑賢士，只看文章不看情。隨問隨批加仔細，或圈或點重評論。心懷錦繡憐文墨，意秉忠貞絕世情。廿七清晨懸出榜，崔攀鳳，高高中了十三名。

話說中了崔攀鳳，不覺心中大喜，一面差人密報劉侯，一面換了秀才衣衿恭參座主。那保和殿大學士鄺明堂又收了一班門生，府前好熱鬧。一個個送賀禮的，遞門包的，絡繹不絕。

少年丞相貴當朝，今日又，大會門生喜色饒。頭上烏紗金翅插，身披繡蟒紫羅袍。虎皮交椅旁邊擺，鄺明堂，斜對廳門坐得高。新中門生來不斷，值班人役往回邀。呈手本，授門包，次第登堂謁相寮。師問一言齊應答，茶來三道盡呵腰。果然大拜成儀重，收納門生勢更豪。

話說這一科舉子俱來參謁老師，那些家人分賞的門包卻也不少。

榮發親隨有數年，主人貴顯自當權。手中出息殊非少，一個皮箱滿滿填。來往官員俱熟識，家庭男婦盡趨炎。相爺心腹人皆敬，赫赫威風七品官。榮發得時年又少，有那些，媒人來說擇良緣。這個說，誰家女子還勤儉。那個說，何處姑娘美更賢。榮發只推年尚幼，婚姻一切且休談。媒女見覆難重議，小親隨，放意安居相府中。不表下邊僮僕事，且談那，少年丞相閱文章。

話說鄺明堂細覽■卷，已知崔攀鳳繼娶的妻房就是劉侯的次女。

步出秋闈暗歎嗟，何期劉女屬崔家。於歸別姓慚風化，背卻盟言負少華。全不想，名望已同金石價。全不想，於歸要主玉無瑕。如今又嫁崔攀鳳，為什麼，品行毫無這等差？

咳！且慢些笑她的失節，或者劉燕玉也是以桃代李的機關，亦未可定。

況兼體統是侯門，豈有輕輕便失身。或者也同吾事合，成親自有替身人。我這裡，蘇娘投水名無損。她那裡，假者成親屈美名。凡事當須斟酌去，斷不可，等閒視作失貞人。

咳！東平君得知此事，未必不吃一大驚。

我將卷放槐軒，無暇工夫理此情。鄺相笑言休亂道，恐她也是抱冤人。伊那裡，私房瑣屑難全節；俺這裡，正大光明好守貞。燕玉若其尋了死，外邊播更難聽。設身處地皆如此，莫笑她，不做三貞九烈人。丞相言完移玉手，笑雲可為爾調停。劉家既嫁崔攀鳳，蘇女當歸皇甫門。梁氏千金紅了面，花容正色吐嬌聲。

啊呀，千金說哪裡話來！小姐不婚，奴家不嫁。

明堂點首稱然，且看芝田意怎般。他若真思三載守，少不得，從容再議舊姻緣。素華見說方心悅，惟願千金早玉成。堂下香閣聞敘話，定省已畢就安眠。次朝鄺相衣冠畢，先到花園走一番。又見梁公夫婦後，方才端坐聽槐軒。焚香煮茗親隨侍，送客迎賓堂後傳。午膳過時方獨坐，忽聞廊下稟其端。

啟相爺得知，東平君忠孝王請安。

少年丞相笑微微，一正紗貂向外趨。忠孝王爺忙進見，深深施禮欠身軀。相參已畢同歸坐，東平君，悅色和顏問起居。

啊老師大人近安，自闈中出來甚是辛苦麼？

桃李門牆得眾賢，老師當位自無偏。今科文字應多美，門生等，只為移居冗未瞻。改日當求■卷看，必然個個是佳篇。明堂含笑慇懃答，雖受辛勤托庇安。只是恩科為主試，下官們，只觀文字不貪錢。故而門下諸生輩，盡是真才實學員。■卷現存芸室內，年兄有暇就相觀。王爺應諾抬身起，款步隨師到左邊。只見那，蕭蕭風味淡如仙，小小爐焚一縷煙。滿架錦書排疊疊，半窗短竹映娟娟。沉香短榻旁邊擺，巧繡香墩左右安。午影透窗融硯冰，秋風掠壁動絃弦。果然別有清幽景，不是塵凡是洞天。看罷芝田心贊歎，老師文座好消閒。明堂含笑稱寬坐，■卷俱存但請觀。忠孝王爺齊應諾，方移文字坐旁邊。先將初卷看詳細，所作佳章是解元。上下看來連稱好，一邊誦讀一邊觀。須臾看了頭名卷，滿口含歡啟口雲。

啊唷好文章！這一派宛轉的情詞，非老師不能解識。

明堂見說笑微微，此位文章原算奇。宛轉流利清更麗，故將榜首解元題。十三名是崔攀鳳，他的那，字態文情也類伊。只為佳文多得極，將他取中略低些。君侯請看崔生筆，論起來，一十三名委屈伊。鄺相言完親檢出，東平千歲急忙趨。少年丞相伴伴起，偷把芝田冷眼窺。忠孝王爺全不覺，斜憑交椅坐身軀。開篇先看名和姓，一見年輕便贊奇。

卻說忠孝王拿著攀鳳■卷細細端詳，看到上面刻著繼室元城侯次女劉氏，不覺大驚。

忠孝王爺吃一驚，霎時間，桃花面上失精神。驚惶顏色方才退，惱怒情態卻又生。攀鳳文章猶未展，心中轉折萬千情。

啊唷，罷了，罷了！到底是奸臣之女，不忠不節。

昔日黑夜到花園，只說姻緣夢裡言。我已再三辭謝過，慇懃偏要許姻緣。香羅尚在人先嫁，何故行為懲不堪。

啊唷，賤人呀，賤人呀！我未忘恩，你先負義。

孤為花園救命恩，時時想念在於心。情癡不負香羅約，義重還思畫扇姻。不道吾心非你意，公然失節與重婚。一般都是芝田婦，為甚的，不學雲南孟麗君？

咳！也罷，這一來倒免了多少牽連。

燕玉如其舊不忘，孤家怎好斷情長。此來撇卻移牽掛，好待我，殺爾親兄與父娘。

孤家好恨！俺本是蓋世英雄，反弄出此羞丑之事。

王爺當下變容光，手腕酸麻落了章。鄺相偷看知有怒，起身連說我荒唐。此文不合呈君看，觸犯年兄罪莫當。忠孝王爺言不取，惶惶惑惑拾文章。

咳！有驚台座了。此生如此裙釵，可博老師一笑。

說完強笑取文篇，忍怒重將一頁翻。心緒如麻觀不細，假稱假贊片時完。佯作愧，強含歡，連道人人是大賢。乞賜文章歸去看，門生還要細詳參。明堂含笑稱依命，今日清閒可坐談。忠孝王爺辭不得，躬身應諾就開言。眉頭愁鎖攢還放，臉上羞紅淡又鮮。情到十分難忍去，一聲長歎又無言。少年丞相知其怒，轉覺心中反不安。坐近案前方啟口，情詞慷慨勸芝田。

咳！東平君，你錯怪她了。

伊本花園私訂盟，怎生守節逆雙親。爺娘許配崔攀鳳，密事難於直告聞。就便捐軀尋了死，外邊知道為何人。閨娃膽怯皆如此，莫恨其心不守君。今既已無劉郡主，倒不如，下官與你作媒人。少年十八封王位，怕什麼，沒有風流美細君。若然志願重續娶，下官從此便留神。丞相之言猶未畢，忠孝王，忍怒含悲稟一聲。

咳！恩師呀，門生不願續弦的了，無煩恩師留意。

孟氏投池為少華，門生豈敢負於她。縱然劉氏今還在，也往偏房數內加。今既已歸崔府去，門生是，惟收一妾作傳家。王爺言

訖揮珠淚，丞相聽言也歎嗟。正在客窗閒話處，家僮榮發打茶來。但見他，托盤進步一呵腰，二盞香茶舉得高。宰相家人真有貌，昂然氣概好風標。王爺目視連聲贊，手內擎茶問事苗。

啊，管家，你是大人的親隨麼？好一副才能體段。

榮發趨前一膝恭，起來垂手口連稱：小人本是無能僕，重用全叨家主恩。忠孝王爺連說好，老師手下定能人。於時茶罷方才起，只見家人稟事因。

啟相爺：夫人吩咐說，忠孝王早來，就留書房便飯。

少年丞相說應當，留住東平忠孝王。片刻家人齊侍候，佳餚羅列在書房。老師主位門生客，座椅排開就進將。榮發家人呈上飯，師同生膳有情腸。風流丞相深憐愛，俊眼頻皇甫郎。暗叫芝田知道否？眼前就是你妻房。師生大禮巍巍在，我和你，怎樣還成鸞鳳行？丞相時聞心慘淡，東平千歲也端詳。私歎羨，暗稱揚，如此奇容沒有雙。十八青春為宰相，風流儒雅顯明堂。於時膳罷香茶到，略略消停告別行。丞相降階親送出，回歸書室暗思量。

呀，怎好！

我因戲你試其心，氣壞芝田卻怎生？改日必須親探望，今朝悔殺失調停。慢談丞相心牽掛，且表王爺轉府門。一出梁衙登了輦，前呼後擁立時行。靴登車板聲聲恨，手挺金貂疊疊噴。侍從長班皆害怕，駕車御者亦擔驚。一臨衙府高車歇，忠孝王爺向裡行。不入書房穿夾道，竟來西院見雙親。容不悅，意生嗔，強把爹娘叫一聲。尹氏王妃迎著說，癡兒午膳未曾吞？早晨出去申牌返，想是還從別處行；忠孝王爺言已吃，老師留飯故遲停。今朝有件新聞事，告稟爹爹與母親。畫扇訂姻劉郡主，如今早已入崔門。名稱攀鳳新科舉，續娶劉家次女婚。此事也還符我意，從今後，放心殺彼一家門。爹爹與母詳詳看，這段奇文新不新。千歲言完微冷笑，一腔憤怒不能平。亭山見說心驚駭，尹氏聽言笑一聲。

咳！癡兒呀，不聽娘言，如今好否？

奸臣兒女有何賢，遇了新緣棄舊緣。你意尚然思燕玉，她心早已負芝田。如今嫁了崔家子，你何苦，御賜婚姻不成全。到得此時無指望，空生忿怒與羞慚。

咳！冤家不鬚生氣了！

劉家郡主嫁崔門，我處還當另覓親。孩兒失卻難重得，媳婦無時可續婚。有此親王門第在，何愁室內少夫人。從今丟起劉家事，好好提親別處門。尹氏王妃不問，亭山點首歎連聲。

咳！罷了，劉郡主既已重婚，我兒亦當另娶了。

東平千歲氣難降，背手無言步畫堂。敘話片時辭出處，穿廊曲折入書房。家人伺候更衣畢，倒坐閒眠小臥床。垂眼呆思心慘切，托冠悲歎意空傷。忽然怒擲香羅帕，一跌雙靴壯氣生。

咳，強顏賤人，誰要你的香羅？

不能為我守清貞，何用香羅掛在腰。今日一拋永不拾，少華燕玉了無交。王爺言訖長吁氣，倚榻無言怒未消。卻值家僮來候，急忙忙，上前飛手拾絞綃。

啊呀，羅帕兒遺失了，請王爺過目。

忠孝王爺奪過來，伏侍家丁齊退後，眼觀羅帕暗疑心。啊呀，奇哉！平日相看似寶珍，一時遺失便搜尋。有人拾去歸還來，就作歡欣賞給銀。今日如何全不喜，反將羅帕擲埃塵。於時忠孝王爺起，轉展多時歎一聲。

啊，我本英雄男子，何須計較那世俗裙釵呀！

王爺言訖放眉頭，也不嗔來也不羞。忽報平江侯爵到，忙忙接入不遲留。一進書房行禮畢，榻床對語坐談留。東平千歲微含笑，靴踏香羅道事由。

咳！賢兄呀，你可知此事麼？

貽帕之人已屬崔，從今後，香羅與我不相親。平江侯主驚疑問，忠孝王爺訴一回。友鶴大驚稱可怪，到底是，女流志願異鬚眉。香羅一棄無干涉，也莫嗔來也莫悲。忠孝王爺言正是，賢兄見教謹依從。友鶴兄呀，小弟從來秉性剛，姻緣之事當尋常。今雖十八豪華日，坐臥全無風月腸。劉氏重婚何足惜，無非是，三年之後納偏房。此生歡樂皆丟去，惟指望，留個兒孫伴父娘。千歲言完長歎息，熊君聽說也淒涼。咳！賢弟嚇，你若如此過光陰，辜負風流富貴身。十八封王名頗重，三年守義念何深。這其間，黃金作屋方宜遲；這其間，白玉為人始配成。你何苦，蕭齋獨宿淒涼夜；你何苦，冷枕偏聽寂寞更。賢弟此心毋太執，須知莫負這青春。王爺見說微微笑，兄長如何也勸人？要我不全三年義，勸君早就百年姻。奇英女伯君王賜，你何苦苦直到今？熊君聞言眉乍皺，答聲此事慢調停。新居未就心無定，行聘完婚待落成。忠孝王爺言有理，新居正好住新人。於時兄弟談心處，華亭伯，拜客回衙也敘情。即命廚房排小酌，相留嬌客飲杯巡。奇英女伯多伶俐，端正華筵派眾人。僮僕紛紛忙伺候，至親幾個飲杯巡。

卻說華亭伯留住東床，與武憲王父子及勇彪等，一同小飲。忠孝王飲到七分醉意，忽然金杯一側，濕了身上紅袍，那些家丁就把方才擲下的香羅遞與忠孝王。

忠孝王爺醉意濃，頓忘拋下這情宗。拭乾酒跡藏腰內，那時候，笑笑談談少怒容。宴罷茶完齊立起，王爺帶醉送盟兄。回身定省雙親後，仍舊去，獨宿淒涼書館中。睡夢醒來衣才解，床前伺候有家僮。寬袍又見香羅帕，暗暗驚奇問就中。

啊，家人們，可是你等拾來的麼？

家人害怕只推無，千歲私猜為若何？我已絕情劉氏女，怎生復有這香羅？莫非原有姻緣分，鬼使神差付與吾？

也不妨將此帕存留，以看後來的動靜。